

92
K248.205
1
2

瓦氏夫人集

覃彩銮 黄明标主编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

3

973842

瓦氏夫人抗倭史迹考察

黄明标

瓦氏夫人是明代广西田州指挥同知岑猛的妻子，嘉靖三十三年（1554年）她临危受命出征抗倭，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位巾帼英雄。今年，是她诞辰494周年和赴江浙御倭435周年纪念。为了系统搜集瓦氏夫人的抗倭历史资料，阳春三月，笔者会同黄国惠、谭忠镜二同志奔赴江浙实地考察。

此次考察，基本上是沿着瓦氏夫人当年出征路线进行。我们途经南宁、梧州、广州、杭州、嘉兴、苏州、吴县、南京、南通、上海，宝山、松江、金山等县市，历时二个月多，行程3800多公里。在考察中，我们走访了51位专家学者及当地老人，并查阅了地方史书及各类典籍179部。同时，还实地踏勘了王江泾、苏州枫桥、陆泾坝、南通狼山、松江华阳桥、得胜港、金山卫、金山咀、上海漕河泾等古战场遗址，得到了各地博物馆、图书馆、地方志办公室、文管会、历史研究所、档案馆，以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、苏州铁岭关抗倭纪念馆、杭州大学等单位的鼎力相助。于此，谨表示诚挚的谢意。

现在，笔者就明朝廷征调瓦氏夫人及狼兵之历史背景，瓦氏夫人出征之日期、归期、路线，瓦氏及其狼兵参加之诸战斗，诸战斗成功与失败之原因，瓦氏夫人在江浙之影响等综述如下。

一、朝廷征调瓦氏夫人及其狼兵之背景

我国自宋以后，经济重心南移。东南沿海是富庶之区，成了国家经济的支撑点。嘉靖年间，倭寇侵扰劫掠江南，威胁了明王朝

财源此为朝廷存亡所系，须将倭寇赶出国门。本来幽燕自古不缺慷慨之士，为什么南京兵部尚书兼抗倭总督张经舍近求远，到偏僻的广西征调田州狼兵前去抗倭？这不能说其没有特殊的历史背景。

1、倭寇猖獗，明军、江浙兵、山东兵屡战屡败，瓦氏临危奉调

明中叶，防务重北轻南，江南防守废弛；而当时又实行“平时募兵，战时募将；太监督军，将无兵权”的政策。由于实行这条政策，兵营出现了“兵不操练，将不掌兵；兵不识官，官不识兵”的严重情况，军队素质十分低下。国家防务空虚了，早已覬覦我富庶之江南的为非倭寇，瞄准了时机，出兵入侵东南沿海。嘉靖三十二年(1553年)四月，入侵倭寇三支主力徐海部、陈东、叶麻部，以及洪东冈、黄佩部，在江浙地区横冲直闯，官军、江浙、山东兵望风逃遁。一时间陷嘉兴，破崇明，薄苏州，入崇德，倭寇如入无人之境，浙东西，江南北，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。

面对倭寇的大举入侵，明朝廷却束手无策。由于奸臣当道，庸人掌权，有人对当时的形势，提出御倭十难：倭贼来去难测；海岸线漫长难守；江南水陆交错难战；鬼域变幻难知；倭寇盘踞坚久难备；居民柔脆难支；土地深鹵难御；兵力难募；粮乏难措；将领骄懦难任。明廷无力抵御，倭贼倍加猖獗。盘踞在苏松地区的倭贼，疯狂地不断地向北推进，很快就逼近留都南京。在这严峻的形势下，给事中王国祯、贺涇、御史温景葵等官吏，纷纷上疏乞求调兵给饷，推举能将。明世宗迫于形势，任命南京大司马张经提督八省之兵，刻期平倭。张经多年总督东南诸省防务，深知明兵无能，广西狼兵强悍能战，于是上疏：“寇强民弱，非藉狼兵不可。”明世宗从之，起任原贵州总兵白泫、广西都司指挥邹继芳充任游击将军，往田州、归顺、南丹、那地、东兰等五州，征调狼兵奔赴江浙御倭。当时，田州世袭土官岑太寿、岑太禄年幼，不能掌兵事，瓦氏夫人请纓于督府，愿以己身

往。张经准之，题奏“授瓦氏女官参将”命其统兵赴江浙抗倭。

2、田州狼兵有“御敌保国”之爱国传统

在我国的历史上，真正具有“御敌保国”的女英雄并不多见。花木兰替父从军，是文学作品中的人物；佘太君九十挂帅出征御守边关，是戏剧家的虚构。同时，她们所御防之敌为“匈奴”为“契丹”，不足以称中华民族英雄。瓦氏夫人以五十八岁高龄率部御倭，才是历史的真实，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民族女英雄。

田州系偏远少数民族地区，历代封建统治者贬之曰南蛮，田州备受朝廷的歧视；但是田州素有“忠贞保国”的爱国传统，一旦国家遭受外侮，只要朝廷一声令下，田州立即出兵奔赴边关。《田州岑氏源流谱叙》载，早在明永乐年间，田州府都指挥使岑永通便奉命率田州狼兵万人出征抗击交趾入侵。到了洪熙、宣德、嘉靖、万历年间，田州知府岑详、岑绍、岑懋仁等，又多次出兵抵御安南。在田州有一座昭忠祠，就是朝廷为了表彰统兵抗击安南、为国捐躯的中宪大夫田州知州岑宜栋而赐建的。

瓦氏夫人就是身处于这么一个“忠贞保国”的群体之中。她戍边御敌也不是第一次。嘉靖前期，瓦氏夫人就率领狼兵赴南疆，抗击入侵之交趾。现在，在左右江一带，民间还流传着瓦氏夫人背着小孩上阵打仗的故事。

3、张经曾总督两广军务，知田州兵骁勇善战

明时，田州为左右江壮族地区各州之首府，田州狼兵训练有素，骁勇善战，早已驰名远近。宋时周去非《岭外代答》曾有过专论。《粤西丛载》卷24载：“诸土司惟田州、泗城最强，南丹次之。田州临大江，地势平坦，沃野方数百里，精兵万人，一呼即应。……南丹差小，而兵悍劲敢死。诸司惮之，二酋忠顺不二。次则东兰、那地，酋有精兵。其他微小，朝贡不绝。”

对于田州兵骁勇善战，张经是领教过的。《明史》卷318《广西土司》载：“四年，提督盛应期，巡抚谢汝议大征猛。

……部趣（姚）谟克期进。谟偕总兵官朱麒发兵八万，以都指挥沈希仪、张经等统之，分道并入。”此次田州之战，八万官兵无奈田州。张经亲身体会了田州狼兵并非徒有虚名。后来，王守仁招抚了田州，张经总督两广军务，这才化“敌”为友，以情感化田州狼兵，故在田州享有威望，为狼、土兵所服戴。

朝廷喜有用狼兵，还另有一翻用意：《粤西丛载》卷24《土兵》云：“中国之喜用狼兵者，不独以其勇也。汉兵有安家行粮，而土兵止给行粮，省费一倍，每兵一日仅白金一分二厘耳。”

朝廷征调田州狼兵，尽管有形形色色的背景，然而瓦氏夫人“御边保国”是忠贞不二的。因此，当朝廷诏书来到田州，瓦氏夫人即力排众议，并亲自挂帅，以超出应诏两倍的兵员，率部按期到达梧州候调。

二、瓦氏夫人出征时间、归期、

兵员及其行军路线

1、关于瓦氏夫人出征是否取道梧州下广东的问题

瓦氏夫人率部离开田阳后，是否取路梧州下广东的问题，过去没有肯定的答案。在南宁，一位在梧州工作了几十年，写过《梧州史话》的老同志，据说对梧州的历史很熟悉，我们上门拜访，询问此事。他矢口否认瓦氏曾到过梧州。梧州市志办公室的陈金源同志，曾在报上发表过《瓦氏夫人在梧州》的文章。我们又到梧州访问了他，他也拿不出瓦氏夫人到梧州的历史根据。那么，瓦氏率部御倭，不取道梧州下广东，又取道何处？在江苏南通图书馆，我们在郑若曾的《江南经略》中找到了答案。该书卷8《调狼兵记》原文写道：“遣南京车驾司主事阮文中往调，乃甲寅九

月十日也。十一月朔至梧州军门，调取左江之田州、归顺州，右江之南丹州、那地州、兰东州。土官土目，各率其旅听用。”

郑若曾，江苏昆山县人，嘉靖三十年（1551年）以“殄倭方略”密陈胡宗宪，得胡赏识任为幕僚。在胡宗宪幕府，郑若曾有机会接触了大量的抗倭第一手材料。胡宗宪的《筹海图编》，实际上出自郑若曾之手。他的《江南经略》，其真实性是可靠的。《江南经略》卷8《调狼兵记》详尽地论述了调狼兵的时间、交兵地点、人数及其沿途经过。准此，瓦氏夫人率部到梧州集结候调是没有疑问的。

2、关于瓦氏夫人离开田州的时间

此事《田州岑氏源流谱叙》、《江南经略》均阙。《明世宗实录》卷412载，张经起奏征调广西狼兵的时间，为嘉靖三十三年（1554年）七月乙丑。郑若曾《江南经略》卷8下《调狼兵记》云：是年九月十日，南京车驾司主事阮文中受张经之命，往梧州接兵。他于十一月抵梧州。其时，田州、归顺、南丹、那地、东兰等五州土官土目，已各率其旅在梧听调。十一月十九日广西兵备副使陈绍儒向阮文中呈册交兵。根据这些记载。瓦氏夫人可能是十月中旬左右，率部离开田州东下，约经十天半月的行程，到达梧州。

3、关于应调狼兵的兵员数

关于田州各州狼兵应调数字，据《江南经略》记载：“田州官妇瓦氏与其孙官岑太寿、岑太禄所统头目钟南（富）、黄仁（维）等领兵四千一百名有奇，战马四百五十匹；归顺州土目黄虎仁等领兵八百六十二名；南丹州官弟莫昆、莫从舜等领兵五百五十名；那地州土目罗堂等领兵五百九十名；东兰州土目岑褐等领兵七百五十名，共计六千八百七十三员名。……瓦氏带女从四十余人不与焉。”而瓦氏所统田州兵“初以一万三千人应调，兵备不许，止准四千有奇”。

以上记载，除田州头目钟富之名误为“南”，黄维之名误写“仁”之外，其余均未发现有误。

4、关于瓦氏夫人率部赴江浙的行军路线

阮文中接兵后，于同年12月14日率队离开梧州，顺水而下至广东佛山，然后溯水北江、贞水河，至南雄郡；翻过大庾岭而至江西赣州复下船，亦用三板船六百艘送至南昌；在南昌换乘四百艘大赣船出鄱阳湖泝流长江，经安徽，到京口，南下大运河至丹阳。丹阳县尹、豪绅避而不见，居民闭门不纳。瓦氏只好率部离开丹阳，徒步奔牛镇；常州府用民船送至嘉兴。时为嘉靖三十四年（1555年）二月中旬左右。三月初一日瓦氏受命复归苏州，苏州知府林懋举不让进城，不得不在城外枫桥扎营。三月五日，瓦氏被派往松江，三月十二日到达江浙海防第一门户金山卫驻防，成为各路客军中首先到达抗倭前线的部队。

有关瓦氏夫人出征路线问题，过去许多人都没有讲清楚，到了南昌之后如何到达嘉兴的。而有的则认为从南昌横跨浙江，直达嘉兴。笔者认为此话失据。瓦氏夫人到达南昌之后，并没有横跨浙江，而是取道鄱阳湖泝流长江东下，经安徽到达江苏京口，下大运河至浙江嘉兴。原因有二：其一，当时东南抗倭的指挥中心，即张经的大本营在浙江嘉兴，如果瓦氏夫人到南昌后横跨浙江，就没有必要去了江苏京口（今镇江市）然后再返回嘉兴向张经报到；其二，从南昌到浙江嘉兴，水路多为小河，瓦氏夫人过境之时为冬春枯水期，行船较为困难。因此，只有换乘大赣船走长江取道京口下大运河，才能顺利到达嘉兴。

5、关于归期问题

瓦氏夫人到达江浙抗倭前线，与倭寇浴血奋战几个月，其归期问题，过去在广西常见到记载，为嘉靖三十四年七月三日。是否确切？《江南经略》没载此事。惟《明史纪事本末》说：

“十一月，止征狼土诸兵。……土兵瓦氏等至浙，骄悍不受约

束……于是总督杨宜力请止征。从之，命两广督臣随路制止。”

朝廷止征狼土兵，亦为无奈之举。当时，朝廷奸臣当道，张经遇害，狼兵失了知遇之主，乱了方寸，而杨宜虽接替张经为抗倭总督，但他本为无能之辈，难以统驭狼土兵。因此，他宁失抗倭柱石，奏请止征，赶走狼兵，这个时间当为确切。

三、瓦氏夫人及其所部在江浙参加之诸战役

瓦氏夫人在江浙御倭，在东起上海县，西至嘉兴府，南自金山卫，北至姑苏城的广阔战场上，参加了大大小小的战斗近十次，这些战斗归纳起来有三种类型：一是时间、地点清楚，明确为瓦氏参加的战斗；二是时间、地点清楚，统称为狼兵参加的战斗，或是时间有出入的战斗；三是近年来报刊上发表的有关瓦氏夫人参加的战斗。

第一类型战斗

金山、金山卫之战。历史上的金山并非今日之金山县城。金山与金山卫毗邻，金山卫南临大海，西控浙界，北之沙滩至此而尽，南之山屿至此而终。贼自下八山，分舟可直捣浙直，乃浙直第一门户。嘉靖三十年代，日本倭寇主要从这里登陆，分犯浙江、江苏，是当年御倭的一个主要战场。今天，这块古战场已不见了当年的断墙残壁，代之而起的是拥有十万之众的石化城——上海金山石油化工总厂。

嘉靖三十四年三月十二日，瓦氏夫人受派，配属俞大猷进驻金山卫，担负起扼守浙直第一门户以及从西路捣柘林巢的战略部署重任。不几天，“贼分众八千余过金山卫，总兵俞大猷遣游击白泫等及瓦氏遮击之，稍有斩获。文华至松江，因谓狼兵果可用，厚犒之”（《嘉靖东南平倭通绿》）。

“四月初八日，金山诸帅扬兵出哨，遇贼，击杀九贼而覆兵

三百。明日，瓦氏侄恃勇独哨，贼复掩击，瓦侄杀六贼而人马俱毙。瓦氏来海上，锐欲建功，数请出战，诸将集议军门，辄以固守为上策，多观望不进，至是其侄战死之”（采九德《倭变事略》）。

“二十一日，贼分一支约二三千南来金山，白都司率兵迎击。白被围数重，瓦氏奋身独援，纵马冲击。破重围，白乃得脱”（《倭变事略》）。

“五月初五日，报金山瓦氏兵剿残贼一百五十有奇，则知归巢者无几矣。初十日柘林贼空垒而出，南围金山城，大索瓦氏。缘前战解白司围，知其骁勇，故欲劫其众也”（《倭倭变事略》）。

金山之战打出了狼兵的军威，特别是瓦氏和她的侄儿岑匡，单枪匹马战群贼，使柘林贼“闻之惧，退保柘林，坚壁不敢出”。而金山人民“闻狼兵至，人心稍安”。这一仗，田州狼兵也付出了代价。英勇的岑家小将岑匡，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。

漕泾之战。漕泾位于金山以东，明时属松江府华亭县。漕泾南临大海，西为金山，东为倭寇老巢柘林。嘉靖三十四年四月，瓦氏兵受赵文华派遣，约一千人自金山逼近柘林，在漕泾遭贼伏击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。

《世宗嘉靖实录》卷4载：“嘉靖三十四年四月，工部侍郎赵文华至松江祭海神。……文华因谓狼兵果可用，厚犒之，激使进剿。至漕泾，遇倭寇数百人，与战不胜。头目钟富、黄维等十四人俱死，兵众死亡甚众。”

《嘉靖东南平倭通录》亦有同类记载。漕泾一战损失严重，钟富、黄维为田州狼兵头目，瓦氏手下二十四名勇将之一。这一战是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，强令进兵造成的恶果。

王江泾之战。王江泾位于嘉兴以北13.5公里，今为丝绸集散地王江泾镇。王江泾水路北通苏州、松江、常州，南达杭州、宁波、金山、绍兴、温州，是苏杭地区著名的丝绸之乡。王江泾自

古为战略要地，宋以后形成繁华的贸易集市。嘉靖三十年以后倭寇多次进犯王江泾，烧杀掳掠。嘉靖三十四年四月二十日，张经亲自部署、指挥各路大军，在这里汇剿入侵之贼，取得了抗倭以来的第一大胜仗。

《明通鉴》卷61载：“时，柘林倭纠新倭四千余人突犯嘉兴，经遣参将卢镗督狼、土等兵，水陆击之。……贼回王江泾。永顺兵攻其前，参将汤克宽31舟师由中路蹙之，贼遂大败，斩首一千九百余级。”

《明倭寇始末》页12：“五月，……倭寇自柘林犯嘉兴，经遣参将卢镗督狼、土兵，水陆攻之，大败贼于石塘湾。贼北走平旺，俞大猷邀击。奔平旺，至王江泾。遂大败。”

瓦氏夫人参加了这次大战。她在俞大猷率领下从金山尾追敌人直至嘉兴。

《金山倭变小志》载：“十九日，贼分兵二万余人突出金山独山，往嘉兴，俞大猷率瓦氏尾击。……总督乃会同浙抚胡宗宪，追贼至王江泾。”进犯王江泾之敌在各路军的追堵合围下，最后在王江泾镇以南三华里的杜家村倭墩浜屯被歼，其尸体全部埋于此地，故倭墩浜又名“平倭墩”。同时，在王江镇一个小山包上，竖起一块“大捷碑”，小山包取名“大捷山”。现在“大捷碑”、“大捷山”已不复存在，唯有“平倭墩”尚留有二尺高的小土堆。据说这就是当年侵略者的葬身之地。

这里值得考证的是，近年来有关王江泾战役的文章，出现了一些混乱的提法。如《广西日报》1984年12月22日发表的《壮族抗倭英雄瓦氏夫人》一文，在提到王江泾战役时称：“田州狼兵配合俞大猷总兵官屯金山卫为中路；东兰、那地、南丹三州狼兵配合游击邹继芳的官兵，屯闵行，为西路；归顺、思恩两州的狼兵配合参将汤克宽的官兵，屯乍浦，为北路。他们互为犄角，共同行动，把倭寇层层包围在王江泾，一举歼灭三千余人……”实

实际上，田州等上述各州的屯兵位置，是三月十二日狼兵到达金山时，针对柘林贼巢所作的战略包围的屯兵位置。闵行不在王江泾的西面，而是东南面；乍浦、金山卫在其南面。三个屯兵点远离王江泾均在60——100公里左右，又在同一地理位置上，根本不存在对王江泾的犄角包围，当时的广西狼兵中也无思恩兵。这段引用当是有误。

柘林之战。柘林为倭贼主力老巢，大汉奸“安徽王”王直亦在此坐镇，与日本各岛联系。徐海部是倭寇最有战斗力的部队，有二万余人之多。嘉靖三十四年六月初三日，赵文华“会同总督、抚按等官，议布各兵乘胜捣柘林贼巢。将田州狼兵督守黄浦西岸闵行地方，防贼奔逸苏松路；将永保二宣慰兵督发金山卫暂息听调。大举之日，狼兵攻其东，苗兵攻其西，海外兵船截其归路，众议签同刻期进剿。不意，总督张经犹豫数日。贼遂乘间渡浦，分犯苏州。经又不能酌量缓急，将狼与苗等兵俱各分拆。而二宣慰比翼相恋之情，致令快快缺望气遂不扬。保靖失事于松”，永顺失事于苏（《嘉靖平倭祗役纪略》）。

赵文华为奸相严嵩党羽。关于他们狼狈为奸，陷害忠良的罪行，历史已有定论。但是，不能排除其在抗倭大业中曾起过积极作用。在柘林之战的战役部署阶段，他有急于求成、抢功夺权之嫌。但在事隔二个月，条件已基本成熟之后的再次战役部署中，张经仍犹豫不决。并分拆狼、土兵力，不能说不是贻误战机。公正地说，柘林之战的失败，是由赵、张争斗所造成的，瓦氏则是牺牲品。

第二类型战斗

盛墩之战。盛墩位于苏州与嘉兴之间，明属苏州盛泽县，今属苏州吴江县。嘉靖三十四年春，狼兵在此与倭寇交战。

《吴江县倭患事迹》载：三十四年正月二十六日……苏州知府林懋举以狼兵至，兵威大振，贼退屯王江泾。明日，复进至

平望。彭荃臣为先锋，与诸兵合击之，狼兵首殪其渠魁一人，贼气沮，捐资于狼兵求脱。不听。东西皆阻水，官兵南北夹击之，斩首一百余级。战至杨家桥，又斩首二百余级。远近称快，更盛墩之名曰“胜墩”。

上述记载日期须考证。嘉靖三十四年参加抗倭之狼土兵，以瓦氏为首的广西五州之兵为狼兵，以彭荃、彭翼南为首的湖南永顺、保靖兵为土兵。狼兵于三月初一进驻苏州枫桥，进枫桥之前先到嘉兴。那么，瓦氏兵到达嘉兴之时应在二月中、下旬。因此，盛墩之战的准确时间应为二月二十六日。对此，《江南经略》、《筹海图编》等均有记载，狼兵到嘉兴后立即参加盛墩战役是事实。而彭荃这时还在赴江浙的路上“不可能参加此一战役。因为彭于四、五月间方抵苏州，

嘉善、双溪桥之战。“嘉靖三十四年四月辛巳，倭三百余自松江突入嘉善县治，火民居漕舫，直奔郡城，又火六里街。值新募狼兵四百人至，遂合战败之，斩首二十有奇”（《靖海纪略》）。

四月十一日，倭由嘉善进犯嘉兴，燹发双溪桥，适狼兵至郡，郡侯令赍饷犒兵，狼兵即击贼。一兵甫弱冠，独身冲锋，连杀七贼；兵众乘胜追击，斩获数十，贼自皆披靡弃舟走”（《倭变事略》）。

松江之战。《江南经略》卷3上：“三十三年元月，先是贼众五百余人归，未至岛，为飓风复飘至海上。六月初一日，由嘉定县趋苏州府城，大肆焚劫。又南由吴江县抵松江府，复归上海。因巡逻击，不敢出袭。时调来狼兵不满百人，每与贼遇，贼辄披靡；偶以二十人当贼二百人，为贼所围，力战得出，杀贼五十余人，狼兵死六人；其间二人尤骁勇，贼至刘家行，单骑追之。”

松江为瓦氏活动的地域范围，瓦氏兵在此作战应可成立。现在，在松江县城东十里的华阳桥乡东市梢沈家太屯农民沈新堂的

菜园里，还立有“平倭墓”碑一块。此碑于嘉靖三十四年仲秋立。可见，在此期间这一带打过一仗。《江南经略》卷3上所载此仗，若为碑记的这一仗，其时间应为嘉靖三十四年六月；若不是，三十三年六月何来狼兵在此打仗？因张经于三十三年七月方起奏请调广西狼兵，而此之前并无狼兵。

昆山之战。昆山东可至崇明，西可达苏州，南可抵上海、松江，北可到无锡，为华东各州、县理想的适中之地。因此，倭寇欲据为巢，苏州各县皆被围攻，而昆山尤急。

归有光《昆山县倭寇始末》载：“自四月初七至五月二十五日，孤城被围，凡四十五日，大小三十余战。”昆山之战为江浙抗倭时间最长战斗最激烈之仗，光绪修的《昆新两县续修合志》载：“嘉靖三十三年五月庚戌，巡按复委梁凤率处州兵，郡卒张子焰率广西狼兵来援。凤复逗留于途，给狼兵曰：‘三日方可至邑。’邑令数趣之，郡卒率狼兵先至，凤后至，殊无御倭意。辛亥，壬子，癸丑，凤驻兵西寺中，甲寅出战，狼兵踊跃争先，处兵退却。凤遥见二贼持刃而前，遂勒马避之。处兵举白旗一麾，遂皆溃败。狼兵追贼，斩首数级，伤贼二十余人。以无他兵策应，亦被杀数人。”

此战值得考证，广西狼兵专指左、右江之壮族土兵。嘉靖三十三年五月，朝廷尚未征诏狼兵御倭，昆山之战若为广西狼兵参战，时间当为三十四年五月。

第三种类型战斗

为近年报刊上发表的诸战。这些战斗狼兵是否参战，值得商榷。

陆泾坝之战，陆泾坝在苏州市东十里的跨塘乡境内。嘉靖十四年五月，我与倭贼在此一战。我斩贼270余级，焚舟30余艘。如今，这里沿海还残存有数座古堡，但说不清为明、清或民国所留。近十年来，一些报刊发表文章时，均有瓦氏参加此战之

说。但是，笔者在苏州铁岭关抗倭纪念馆，以及所看到的苏州地方志、专著中，均无狼兵参加战斗之记载。

《明世宗实录》：三十四年五月乙巳，倭舟三十余艘，众约千余人，自海洋突犯苏州青村，……乃合势犯苏州陆泾坝及娄门。南京都督周于德引兵来援，一战而败。乙卯，苏州兵备任环、总兵俞大猷等官，及永顺官舍彭翼南等土兵，苏州府县兵，进攻陆泾坝。贼败之，斩首二百七十有奇，焚舟三十余艘，余贼奔溃。”

俞大猷《正气堂集》、郑若曾《江南经略》、胡宗宪《筹海图编》等专著，关于陆泾坝之战的记载，均无狼兵参战。

漕河泾之战。漕河泾在上海县漕河泾镇，著名的高等学府——上海师范大学，就建在当年古战场的废圩上。1988年第2期《历史大观园》载文：《抗寇女将——瓦氏》首次披露，嘉靖三十四年间，瓦氏夫人在漕河泾与倭寇展开恶战，世称漕河泾血战。这一仗，狼兵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反扑，瓦氏兵血染漕河泾。战后上海县人民纷纷杀猪杀狗，犒劳瓦氏兵。漕河泾之战尚鲜为人知，此仗是否为朱察卿、张之象赋诗作对之战？若考证属实，将为瓦氏夫人抗倭史迹添辉加彩。

四、瓦氏夫人抗倭诸战成败之原因

瓦氏夫人在江浙抗倭，参加大小战斗近十次。这些仗有胜亦有负，其胜之原因有：

1、有铁一般的军纪

瓦氏夫人之军纪，在各主客军中是出名的。出征伊始，瓦氏夫人宣布纪律约束部下，规定狼兵官兵做到“四不许”：不许骚扰百姓，欺压人民；不许奸淫掳掠；不许马踏禾田；不许违犯军纪。广西著名的史学家，已故黄现璠教授，以及广西民委曾于五十年代到田阳作过调查，证实当时在田阳还流传着瓦氏夫人制

定的这四条纪律。

瓦氏夫人还实行严格的战场纪律，规定狼兵在战场上“不如令者斩，退缩者斩，走者斩，言恐众者斩，敌人冲而乱者斩，敌佯以金帛遗地，或争取不追蹶者斩”（魏浚《峤南琐记》卷下）。

瓦氏夫人“严约所部，不犯民间一粒”。因此，狼兵形成了铁一般的可死而不可败的队伍，《江南经略》、《张氏卮言》、《筹海图编》、《倭变事略》、《松江记略》等专著中，都对瓦氏夫人严明的军纪给予充分的肯定，称瓦氏兵为“妇女将兵，颇有纪律，秋毫无犯”。“骁勇善战，军令严明，一卒夺民食，即斩之。食尚在咽间”。

由于平时治军严明，战场上狼兵与其他主客军对比鲜明。王江泾一战，狼兵首殄其渠魁一人，贼捐资求脱碰壁；在昆山城，狼兵与处州兵一道前去昆山解围，狼兵踊跃争先，处州兵退却，梁凤遥见二贼持刃而前，遂勒马避之，“处兵举白旗一麾，遂皆溃散，狼兵追贼，斩首数级，伤贼二十余人”。最后，以无他兵策应，亦被杀数人”。

当然，狼兵并非现代的人民军队，完全没有抢掠等违纪现象是不可能的；但是，出现此种情况，多是由于当地官吏蓄意排斥，岐视，以及挑拨狼兵与老百姓的关系时所发生的。

2 有独特的兵法

嘉靖三十三年以前，东南沿海抗倭诸军屡战屡败，究其原因之一是战无兵法，田州狼兵虽然为少数民族土兵，但它有传统的“岑氏兵法”。其内容：“七人为伍，每伍自相为命，四人专主击刺，三人专主割首与势，所获首级，七人共分之；割首之人，虽有照护主击刺者之责，但能奋杀向前，不必武艺绝伦也”。岑氏兵法的特点讲究整体作战，七个人为一个战斗整体，既有主击刺者，又有割首和护卫之人。“一人赴敌，左右呼而夹击，而一伍争救之”，伍与伍之间互相配合，协力作战。“凡一伍赴敌，则左

右伍呼而夹击，一队皆争救之，否则必论罪”。岑氏的这一传统兵法，顿时使倭寇神秘的“蝴蝶阵”为之失灵。“蝴蝶阵”是侵华倭贼置我官兵于死地的看家兵法，是针对我当时官兵“兵无武艺，队无阵法”的混乱情况而制定的。它的特点较为灵活：“我走则众拢，群起而攻之，追之如蜂拥然。我若胜彼则奔去；我争割首而合围之。或于战时分兵绕出左右，先制胁后击尾；或诱我而四追兵至其营，但见其财宝不见贼众，承我取宝而袭杀之”（《太仓州志》卷15《海防议》）。然而，倭寇的这一兵法，对于讲究整体作战、协同作战的瓦氏兵来说，已经没有多大意义。可以说，“岑氏兵法”是当时抗倭主客军中最为先进的兵法；也可以说，岑氏兵法影响了后来戚继光的“鸳鸯阵”。因此，郑若曾在其《江南经略》中作了肯的评价：“狼兵此法，可以为用兵者之要诀，不可谓为夷见而不之师也。”

3、狼兵士气高昂，武艺高超

狼兵之士气和武艺，在诸路军中亦是闻名的。就瓦氏夫人来说，她以五十八岁高龄代孙出征，朝廷议征五千人，她带了一万三千人马候调，冀立功自振。瓦氏夫人见到张经，第一句话便是铮铮誓言：“是行也，誓不与贼俱生！”瓦氏夫人的精神状态，代表了整个狼兵的精神面貌。在战场上踊跃争先，气雄志烈，不负“狼”名，足使贼畏惧。

狼兵气雄志烈，不负“狼”名，其武艺也非官兵所比。统帅瓦氏夫人刀、枪、棍、箭样样精通，其双刀功可谓天下无敌而风靡东南，流行至今。其爱将有十四人，主帅和二十四员战将均使双刀，一旦挥舞，好比“成团雪片初圆月”，令敌望而生畏。

强将不出弱兵，众狼兵亦非乌合之众。狼兵打仗，人人使用两种兵器：口含利剑，手执弯弓，个个威武强悍。因此，他们往往能“以击少众，可死而不可败”。

但是，狼兵也不是常胜之旅。瓦氏军在江浙抗倭也吃败仗，

付出血的代价。其原因是多方面的，主要有以下几点：

1、瓦氏军面对的倭寇是训练有素的强敌

上海历史研究所研究员、著名的抗倭史学专家谯枢铭先生认为，嘉靖三十三、四年，是日本倭寇侵华的鼎盛时期。入侵我苏松地区的日本强盗，是来自松浦的徐海部，来自萨摩、日向、大隅的陈东、叶麻部和来自肥后、长门等地洪东冈、黄佩部。这三支部队是侵华倭寇中最有战斗力的部队，特别是徐海部、陈东、叶麻部。这三支部队的主力都是日本的地方军，由地方首领豢养。这些日本武士、浪人与中国沿海地区通熟地理、民情的地痞恶人勾结起来，针对我江浙地区的地形地貌进行训练，然后再派来入侵，旨在掠夺我沿海地区的财富。这是倭寇侵华的早期目的。而瓦氏军虽有传统的岑氏兵法，单兵素质较好，但他们毕竟是临时从壮民中招来的农民，平时较少整体作战训练，因此，战场上应变能力差，打阵地战还称得上能攻善守，而遭遇战、埋伏战便乱了方阵，一冲就跨。“金山之战”和“漕泾之战”，便是两种典型的战例。

2、高层指挥官的“龙虎斗”铸成的失误

张经、赵文华在抗倭问题上冲突甚大。赵文华代表的是奸相严嵩，意在抢夺抗倭大功，故有急于求成的冒进思想。他利用了瓦氏的爱国心切，要挟张经强令进兵。张经则讲究稳扎稳打，故以瓦氏初到不识地形为由，不肯出兵。两人都打“瓦氏牌”相持不让，必然铸成大错，瓦氏则成了“龙虎斗”的牺牲品。《世经堂集》对此有过记载：“三十四年五月十七日，徐阶再答倭情谕云：“瓦氏兵到，贼初闻甚惧，当事者不能乘锐进剿，且将彼兵分散各处，势力不全，遂致大败。”

3、各路军妒忌狼兵，歧视少数民族

三十四年间，各路大军数十万，唯有广西狼兵为妇人将兵，这就引起了一些有封建传统偏见的人妒忌和歧视。这些人认为，少